

佛說四十一章經講話（十八）

■ 聖 印 ■

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

第二十章 無我如幻

佛言：常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：都無我者。我既都無，其如幻耳。

釋義：

佛指示出人的身體裏面最堅固的是由地所成，賴以滋潤的是水，賴以溫暖的是火，動作的是風；在其中要尋找這個我是一點也不可得。無論是能成（能動的）所成（不動的），其體都是幻化。無論是能觀所觀也都是幻化。

集論一卷說：「何故真如名無我性？離二我故。」瑜伽將無我義分析說：「由二種相，顯無我義，謂大乘道理，及聲聞乘道理，補特伽羅自性無我相義，諸法自性無我相義。」

人錯以爲身體爲實，有人雖了解它是空，但是指的死後的空，却不知生時的由肉體、知識二因素和合成。肉體只是若干種原質的集合，要是用化學分析法，從頭至腳分析，也不過是若干種原質罷了，除此什麼都是假的。色法尚且如此，心法更可想而知，這就是五蘊當體皆空。圓覺經說：「恆作是念；我今此四身，四大和合，所謂髮毛爪齒，皮肉筋骨，髓腦垢色，皆歸於地，唾涕膿血液涎沫，痰淚精氣，大小便利，皆歸於水。暖氣歸火，動轉爲風，四大各離，今者妄身，當在何處？即知此身，畢竟無體，和合爲相，實用幻化。」這就是說的身空（色法空）。圓覺經又說：「四緣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，中外合成，妄有緣氣，於中積聚，似有緣相，假名爲心。此虛妄心，若無六塵，則不能有，由大分解，無塵可得，於中緣塵，各歸散滅，畢竟無有緣心可見」這是說識空（心法空）。色心都是屬因緣所生活無有

自性，因緣合就生，因緣散就滅，所以似有非實，但同幻象而已。可是世上迷人執迷不悟，執此四大爲我，於是貪欲火起，瞋欲火起，癡欲火起，淫欲火起；貪、瞋、癡、淫四大魔王無時無刻不借此四大幻身而作戰場。

從生理上看，也是令人沉痛的。正法念處經說：「髑髏內有二種蟲，遊行骨內，常食此髓。復有放逸蟲，住頂上，令人疾病。復有髮蟲住骨外，食鼻中肉。復有脂蟲住脂中；瞋則令人頭痛。復有食涎蟲住舌根，瞋則令人口燥。復有醉味虫住舌端，得美食則昏醉，粗食則萎弱。復有蟲名六味，彼嗜此味，我亦嗜此。復有牙根蟲住齒內，瞋則令人牙痛。復有四種蟲，住咽喉中，令人食時，津唾雜亂，咽之入喉，與髓涎合，或生嘔吐。復有蟲名杼氣，瞋則咽喉閉塞。復有二種續蟲，生枝節間，令人脈痛。復有腫蟲，住身內，其蟲飲血，自然腫起。復有十種蟲行於肝，令人得病。復有二十種蟲，行於陰處，令人消瘦多瞋，下體常臭。復有十種蟲，行於尿溺，行色臭惡，或令人瀉，或令人閉塞。」可知人身到處是蟲的戰場，真是身爲苦本，形爲罪藪了。

蘇格拉底說：「軀殼之生活，惡物也，僞物也，故毆境軀殼之生活爲禍利，吾人當希求之。」叔本華說：「生者不當有物也，其唯一之善，只在一徑向空無而去。」所羅門說：「吾惡生，吾觀於太陽之下，無一事不可憎，一切皆是煩惱。」他們的言論是醒人迷夢的。

省庵大師作「十不淨觀」目的是要使人欲火自息，諸蟲自消，戰爭自停，四大自安；那就是：

一、作死想——有愛皆歸盡，此身寧久長，替他空墮淚，誰想必能達目的吧！」

解反思量。二、作脹想——記得穠華態，俄成胖脹軀，眼前年少者，容貌竟何如。三、作青瘀想——紅白分明相，青黃瘀爛身，請君開眼看，不是兩般人。四、作壞想——皮肉既墮落，五臟於中現，憑君澈底看，何處堪留戀。五、作血塗想——無復朱顏在，空餘殷血塗，欲尋妍醜相，質漸模糊。六、作膿爛想——腐爛不應睹，腥臊不可聞，豈知，膿潰處，蘭麝昔曾薰。七、作噉想——羊犬食人肉，人曾食犬羊，不知人與畜，誰臭復誰香。八、作散想——形骸一已散，手足漸移置，諦觀娥媚姿，畢竟歸何處。九、作骨想——本是骷髏骨，曾將誑惑人，昔時看是假，今日覩方真。十、作燒想——火熱既猛烈，殘骸忽無有，試看煙焰中，著得貪心否。

從「十不淨」逐有所謂「四念處」上面已經說過，不妨再詳解一下。即是：

一、觀身不淨。四大元無實，諸根也無有真，這膿血交聚蟲居穢濁的腥臊之身，是因幻緣才使我們顛倒以為實有，「百年三尺土」，我們應早悟勿執著此身，苦戀不捨。

二、觀受是苦：人生種種事常與心相違，哀從樂中生，似乎是苦多於樂，倘悟真空理，又何必多加憂戚！

三、觀心無常：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無常，擾擾馳競，這彷彿是一家六個兄弟但都是不和的，如果悟此心無常，揭盡六根，諸妄識就消滅。

四、觀法無我：諸法從緣起，因緣有生滅，所以人生往往是欲得反失，求閒反忙。要是離了根念從何生起，無識境自然妄却，我們惟有打破此四大幻身的小我，則顯出覺悟的——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的我，也就是大覺王。

總之，我們依佛法昭示可知世上任何之物必無自性，無非依他而起，依緣而生。四大假合的我固是無有。而四大依象緣生，也是無自體，因為無自體，所以其性亦空。了知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則我法二執即空，那麼無可否認地，人生世界一切莫不如幻，一點實在都不可得。

須知諸法無我的觀法即是無我如幻的觀法，從無常即心觀了

知無常即常，同樣地，可知無我即我。我是自由之義，是可以隨心運轉而無障礙的，這就是以一法攝一切法，一法入一切法，互攝互入，互應互遍，以唯心識現的緣故，是以無障礙，於是無常即常即成常果，無我即我即成我淨，得大自在。

這樣說也許有人仍然有些不明白，要知道佛法講的是圓融，真是因妄而立，妄是因真而立，即心是佛的悟，是不求真亦不斷妄，心身以外別無可求的真實法，也無可斷的妄想。所以，盡宇宙法界是佛法的顯現，這就展開心眼來看，真是溪聲便是佛的廣長舌，山色就是佛的清淨身啊！我們學佛要證得即心是佛為根本，然則六度萬行無非是末節。如果體得佛法的根本，枯葉末節自然包含其中；衆生的心地清淨無妄想分別的塵垢，菩提的覺智就會放明光於其心境。所以以智慧了解無我如幻乃是如來所證，是真理，是可信，將佛法澈見於自己心性上，才是佛法的根本精神

這裏且說一個故事：

從前印度婆羅門教規定，要是到了六十歲的高齡，還是不能得道的，就要回家娶婦，不能再修道。那時有一年少出家學道的婆羅門，到了六十歲還不得道。只好歸家娶婦同居，結果生得一面容端正可愛的男孩。這男孩到七歲時得了重病竟然不治。

梵志眼見聰明伶俐的唯一男孩命終，悲痛得伏屍身上慟哭氣絕，復甦以後經親族勸慰，將男孩屍體殮殮城郊後自付啼哭無益，不如到閻羅王處乞求，索還嬌兒的命？

就此沐浴齋戒，帶了香華等供養之物，沿途訊問閻王的地方在何處？輾轉前行了數千里，到了深山中見到好幾位得道的婆羅門，他就合十問閻王之處。

「你問這是爲了什麼？」

「我有一個特別聰明伶俐的孩子，忽然病亡，使我懊惱悲痛無法自解；這番前往閻羅王處，是爲了要索還我兒的性命的！」幾位得道的婆羅門看見他那樣的愚癡可憐，就正告他說：

「閻羅王所在地不是普通在世的生人可以去到的呵！你要見他，唯有從這方向西走四百餘里，那兒有大川，其中有城，是諸天神例行世間停宿地方；你齋戒沐浴，誠心誠意地前往求見，

梵志好生歡喜，就照着指示走，果然到達川中見有一巍峨城郭，寬宏宮殿。

他屈膝焚香，求見閻羅王。

守門的人問他找閻王作什麼？他就稟告說：「我生有一男孩，是要將來養老的，不料養育到七歲，就不幸夭逝，所以懇乞大王垂恩佈施予我，還我兒命！」

閻羅王接見了他，笑着說：

「很好！很好！你兒子嗎？現在正在東園中遊戲，玩得很開心呢？你不妨去看看！」

他立即到了東園，果然見到兒子和其他的孩子們在嬉戲，就上前抱他，情不自禁地飲泣了起來說：「我好想念你啊！日夜飲食無日無時不在思念，難道你就不念父母的苦痛嗎？」

小孩驚叫了起來，掙脫了他的懷抱，不高興地斥說：

「你這個又癡又笨的老公公，實在是不通情理，要知道我以前投胎不過是暫住你家，現在我們間的緣份已滿，你不必亂說，還是趕快回去吧！我在此已另有父母了，你何必自討沒趣呢！」

梵志萬不料自己思念的愛兒說出這樣使他傷心的話來，如同晴天霹靂，但覺心胸被撞擊得好痛。就惆悵地悲泣離去。一面這樣想：我聽說佛能知人神魂變化之道，讓我去請教他老人家吧！

於是他即刻回歸佛所。佛正在祇園為大眾說法。梵志頂禮後就把經過情形一五一十稟陳佛前。悲哀的音調說：

「我那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肯認我，反斥罵我愚癡，說是父子之情已斷，這究竟是何道理呢？」

佛就告訴他說：

「你實在是愚癡啊！人死神去，便更至他處受形得生。世間的父母妻子，無不是因緣會合。用譬喻來說，比如寄宿的客人寄宿一晚，到第二天早上自然會離去的。可是愚癡迷執的人但知父母妻子為己有，不識根本，所以沉溺在生死海中不得休息。祇有智慧的人不貪恩愛，覺知苦捨去習氣俗念，而趨向於勤修經戒的一途，如此來滅除識想，然後方能了脫生死苦惱啊！」

接着又說偈：

「人營妻子，不觀病法，死命卒至，如水湍驟。父子不救，餘親何望？命盡怙親，如盲守燈，慧解是意，可修經戒，勤行度世，一切除苦。遠離諸淵，如風却雲，已滅思想，是為知見。智為世長，澹落無為，知受正教，生死得盡。」

梵志聽了佛的話，又再從佛的偈語中領悟，豁然了悟，人命無常，四大皆假，妻子好比是客人，總有離散一天。因此願着法衣，隨佛修道。一經深悟，經佛即可，鬚髮自然脫落，現比丘相不久，當時就證成阿羅漢果。

（上接第29頁 我們的始祖）

日人豐臣秀吉告朝鮮王云：「越海超山，直入於明，使其四百州，盡化我俗。」德川時代，日本閉關二百餘年（一六三九——一八五四），中日未發生嚴重事故。同一地球、一顆樹、一根枝，民二十六年又侵華八年，殺人兩千萬！如此看來，「天下一家」的光輝大有疑問。我不殺伯仁伯仁要殺我，該是一種獸性。政治、軍事、經濟，並不是「天下一家」的途徑。鑑往知來，惟有我儒家的「忠恕之道」，才能陶冶人性，是科學的保險絲，支配人類，航向信仰之路，才是由一人達一家的妥善辦法。

吾人「飲水思源」，上者下之基，古者今之始。要強調大同、整體、至公的生活法則，禮運大同篇為中國政治理想。以信仰目之，即人世之天國，信仰不可專講空洞、極樂，更不可忽視實際的人生。現實人生的堅強，就是赴天國的憑藉。其次提高境界，大同是至善的終極目標，人人希望追求，故提高精神境界，人生才有至樂，如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的氣魄，涵育在現實的人生中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，只要少思寡欲、見素抱樸與人能弘道、非道弘人，儒道精神相結合，即可步上大同康莊。三是由這淨化的人生，退到廣大的文化上，精神境界是目的，淨化人生是橋樑，光大文化是根基。人生之項目雖多，要能源遠流長，不外生活的、創造的、延續的。如鼎之三足，然步驟不可顛倒。吾人上追軒轅，文化有道統；下綜近代，民族有信仰。是以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，緣由在此。

六二年雙十節前夕二度校訂。